

#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 第十屆流浪者計畫 十一位獲獎助者的流浪故事



第十屆流浪者 鄧紫云於印度拍攝

# 目 錄

吳燦政	無界之島—邊際的聲音.....	3
林芳宜	在聲音中與自己相遇.....	6
林貞好	行旅在尋覓雨林的路上.....	9
吳庭寬	自由的幻象.....	12
吳國譽	流浪者，在岔路口的東張西望.....	15
楊斯婷	家書—給媽媽的信.....	18
王舜薇	其實我們有著共同的語言.....	21
呂和靜	苦離生殤.....	24
林姿蓉	石榴之路.....	27
鄒猷新	越南沿海鯨豚信仰查訪.....	30
鄧紫云	流浪者，動物國.....	33
衷心感謝	.....	36

# 無界之島——邊際的聲音

吳燦政 聲音與視覺藝術創作者

旅行國家 台灣

旅行計畫 台灣聲音地圖計畫之台灣東部海岸及離島地區錄音計畫

深刻的平庸有必要傾聽與面對我們生活所在的地方。

有必要整理出來我們日常生活的聲音環境面貌。

而聲音感知模式與狀態總是容易被我們所忽略。

抵抗遺忘

喚起記憶的碎片並再一次的重組它，層疊另一種未來考古學。

## 清洗耳朵與聲音的顆粒

由於這幾年一直持續在關於聲音的創作思考，而「台灣聲音地圖計畫」也在 2011 年 10 月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部分補助之後，得以正式執行。這次在雲門流浪者計畫的支持，開始了不同於前幾年的台灣西部聲音記錄。流浪的旅程從台灣東北角的三貂角開始，沿著東部海岸線，由北往南移動，記錄東部海岸線的環境聲音，然後轉往幾個主要離島：馬祖—澎湖—蘭嶼—綠島—小琉球—金門。



聲音地圖是運用聲音與 Google Map 定位整合而成的資料庫概念，目前所記記錄的聲音資料，著重場所地點的環境聲響音景與偶發或恆常的聲音事件，透過聲音而揭開，我們所忽略掉的，生命中潛在感知經驗。



馬祖北竿 芹壁聚落海邊

以長期聲音地圖計畫的時程來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一段重新挑動自己的聽覺感知經驗，我把它稱作「清洗耳朵」。

清洗是為了再次放空聽覺慣性與回響，我們意識到的不一樣的生活空間。但我們是否有機會，願意開啟另一種方式，去探尋那不一樣的生活脈絡底下潛藏的構結形態？放掉偏見與先入為主的意識，透過聆聽所帶來的隱藏許久的訊息。

這樣的地域轉變，讓我更深刻意識到，聲音的更深沉的隱藏特質。聲音如何潛藏在我們生命與時間的變動，以動態且隱喻著，我們與空間社會的感知行為互動。

台灣東部地區聲音現象，與台灣其他如西部或是城市密集的聲音狀態，是很不一樣的。這之間的空氣變換的變化是這次聲音記錄的體會要項，因為它直接影響著聲音的共振與擴散的形態、溫度與運動節奏。但另一重點是，我們得知這樣的現象，那我們的聽覺感知是否也意識到，它所傳遞的訊息？我們太容易說出，地點的差異，聲音必然是不一樣或是差不多的說辭，卻忘記真正聆聽所在環境聲音的細微變化，忽視這樣的聲音現象所隱含的結（解）構性思考聯結狀態。



台東 烏石鼻漁港

近幾年觀光客、國內旅遊人潮大增，夏季的東部海岸線，湧入許多遊客，我試想，「旅行」對於他人來說會是怎樣的移動過程與體驗？自然環境現象的衝擊或是逃離的必要？認識台灣其他地域？在遊走的島嶼中，看著不熄火的機車，停駐在海岸景點觀看說明告示牌，然後離去，我試想，暫時離開快速步調生活圈，慢的生活自然景觀，或是親眼蒞臨的紀錄照，知識歷史閱讀認識，是否忘卻身體感知的多樣性？如此不一樣的海浪與海岸，旅人是否願意多停駐一歇，慢慢地接受身體告訴你的事情，拍浪的節奏與重量等等。

踏上蘭嶼的過程緩慢，因為氣候關係，風速過大飛機無法順利起飛，不斷延後時程。生活在島上的居民，如何面對這樣的自然？生活方式與態度的折衝與選擇？在馬祖，聽聞到我所不熟悉的交談口音，但是再過幾年呢？

綠島或是小琉球的自然景觀，在浮潛觀光客的湧入後，像是浪擊般的，推移島上的聲響節奏。澎湖瞬變的氣候與清澈的細沙海灘，與即將到來的冬季，荒涼的地景，也預告著它必須休息生養。而金門的冷冽風與木麻黃樹林，也喚起自己記憶中的冬季將到來。



蘭嶼 永興農莊

## 靜默的邊際

遊走在島嶼的過程，聽見聲音的粒子的撞擊與速度，就如同人們進出島嶼之間的產生變化。聲音團塊推移與層次累進的速度轉換，空間的聲音回響蔓延現象等等。聲音總是「延遲」的，或者我們面對聲音，反應總是滯後的，聽覺總是在事後，才出現相關的感覺。

聲音的特性經常與哪些遺失的東西相連結？錯過的同時，又捕捉到，就像一直存在那裡一樣。而一個聲音停下來，如空調聲停下來，我們沒意識到，然而當它剛停下，我們才意識到，原來它一直在。而這個「它」，是複數的，而且是漸增的。

至此，我思考著：

我們將會繼續塑造出怎樣的生活空間與想像的可能性？累積怎樣的未來記憶？

# 在聲音中與自己相遇

林芳宜 作曲家、藝評人

旅行國家 台灣

旅行計畫 赴新疆採集當地市集叫賣、庶民歌唱與城鎮日常生活等各種聲音  
並結合旅途所見影像，進行聲音旅程的相關創作



投入當代音樂創作二十多年，聽過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聲響、見過各種探觸樂器極限的演奏方式，雖然仍然不斷為美妙的聲響所感動，但唯有人的聲音，還是不斷帶給我有如發現新大陸般的驚奇。人的聲音，傳達了無數的訊息，從物理條件的頭顱形狀、種族、母語語系、健康狀況，到化學作用的喜怒哀樂。留學時期住在一個自古以來四方文化交流的聚集點，加上大量的旅行，日常生活中充滿來自不同國度的語言、音樂和音景。累積了十年有如活水般生命能量，回到台灣定居後，也在身兼公職人員、創作者、策展人、評論者等多重身分的十年之間，消耗殆盡。

2012 年到 2013 年，工作上的困境和身體上的重傷逼迫我停下腳步，安靜且誠實的檢視自己，發現唯有重啟創作的狀態，才能再為自己的生活注入活水，一如重新設定、休耕翻土，才能再寫入新的方程式、栽種新苗。我選擇新疆為流浪地點，便是因為它對我而言，一直只是國中地理課本和武俠小說裡的「西域」，是一個難以具體想像的陌生地域，而那裏累積幾個世紀的旅人足跡、匯集往來歐亞洲的民族、語言和宗教，想必也有豐富的音景。

採集聲音有很多採集的方式、種類和用途，我希望以最簡便——或說最原始——的方式採集環境的聲音，特別是人的聲音——說話的、唱歌的、叫賣的，作為另一個「樂器聲部」，成為我的作品的一部分，但這個聲部不僅提供相對於一般樂器異質的聲響，收錄時無法預期的變化，如速度、密度、音量和內容等，與精密計算寫出的樂譜，將如何共處？這是我想在旅行後進行的實驗。但在啟程前，我聽到流浪學長、西塔琴演奏家屋希耶澤歌唱，他的音質和吟唱方式，觸發我提前進行將自由即興（人聲）與不可挪移聲部（樂器）放在同一個作品中、各自保有獨立的性格但又在音場中交織出完整紋理的創作，在出發前，我完成了這個作品並公開發表，阿澤和樂團在整個表演現場中所產生的音景，好似為我寫下了流浪採集的大綱。

## 那聲韻中的平和依舊洗滌流浪中途的我

十一月抵達烏魯木齊，停留五周的期間，住在市集旁，隔壁就是回民小巷，白天有店面的商家不停播放著各式各樣錄製好的廣播帶，入夜後各種小吃的推車就出現，換成小販或漢語、或維語的叫賣聲。十一月的烏魯木齊天氣尚暖，於是我分別探訪了西北邊境的賽里木湖、伊犁、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以及更北邊的雪鄉阿勒泰，除了漢語和維語，在阿勒泰還有哈薩克語和俄語。在冰凍的賽里木湖畔，散步的哈薩克情侶與他們的夥伴為我唱了一首哈薩克情歌，但我卻是透過回族老先生的翻譯，才得以和他們溝通。

在離開烏魯木齊的前兩天，透過香港音樂家朋友李勁松先生的輾轉聯繫和請託，我終於能夠在當地朋友的陪伴下，以非回教徒的女性身分進入清真寺，旁觀禮拜而且獲得阿訇的允許，全程錄音與拍照。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恩准，雖然我只能與女眷們坐在禮拜堂遠遠的一角旁聽，但在回漢對立相當明顯的烏魯木齊，我卻得到溫暖的接待，而所錄到的讚頌內容雖然無法理解，那聲韻中的平和依舊洗滌流浪中途的我。



## 五台山菩薩頂 有如千佛低語的聲浪

十二月中旬我離開新疆，先前往大同，再從大同出發，倒著走太原和西安。在太原無意間收錄到公園裡練習甩長鞭的鞭響聲、在西安則很幸運的收錄到城牆下的秦腔團練，但最特別的、也是整個流浪途中最觸動我的，則是在五台山菩薩頂所聽到的喇嘛的日課念誦。

我走進古剎中，繞著幾百年的松樹漫步，毫無預警的「撞見」了幾十位喇嘛齊聲念誦的聲音，一如在烏魯木齊清真寺裡所聽到的讚頌，語義的理解隔閡並不阻礙聲韻所傳達的溫度，我悄悄的坐在經房外聆聽那有如千佛低語的聲浪，並感受到十分真切、從未經歷過的，精神被安頓與撫慰的過程，這些年來的、流浪路上的「什麼」，至此終於得以放下，我充滿感激，但無法言謝，只有止不住的淚水，直到做完日課的喇嘛魚貫步出經房，才匆匆擦乾眼淚、起身離去。



這趟旅程，在採集聲音的同時，我也好像尋找復活節彩蛋一樣，一路收取上天為我準備的彩蛋，這十年間很多心裡對自己、對上天、對人生的質疑，都得到回應，縱使那回應可能不是一個具體的答案或明確的「什麼」，但我終於再度可以清楚看到自己還在，並且被照護著，這是無比珍貴的禮物，是對從來不放棄自己的自己，一個巨大的回饋。





# 行旅在尋覓雨林的路上

林貞妤 生態保育工作者

旅行國家 印尼

旅行計畫 走訪世紀上最古老的婆羅洲雨林，了解並協助當地生態資源保育現況

像看完一部精采電影，像讀完一本停不下來的書，像看見一個深深撞擊心靈深處的畫面，不知不覺我屏住呼吸，久久後吁出悠長的一口氣，我的人生還停格在那一趟冒險，那一片生機勃勃卻飽受侵蝕的大地雨林裡…

兩個月的時間，穿梭在加里曼丹的婆羅州雨林與蘇門答臘森林裡，追尋生靈的蹤跡，看見長鼻猴在樹梢間逍遙覓食，與紅毛猩猩家族寶寶面對面的接觸，聆聽森林鳥羽精靈的奏鳴，觀察光影在葉隙間的跳動；在村落裡結識了當地雨林原著民，跟著原著民爸爸學編織，用曬乾後的蕨類植物當材料，以刺蝟的刺當針頭，慢慢一針一針編織成手環、戒指與籃子，不想讓這美麗的技藝失傳，只因這是我們跟大地連結的文化證明。森林裡的一切，不論是自然的美好或人文的智慧，在遇見的當下，都讓我心中的悸動難以言語形容。



跟雨林原住民爸爸學編織

然而當我走在國家公園的雨林邊緣，看見一片片被買下的土地，那是廣達兩千公頃的棕櫚園，沒有任何其他雜草或生物，無邊無際、純然單一的棕櫚樹排排豎立著，殷紅碩大的果實所提煉出的棕櫚油是今日人類許多生活物品無法缺少的原料，在園區前面的大馬路邊，豎立著一張園區的宣傳照，那是一張睜著無辜大眼的紅毛猩猩寶寶照，下排一行字寫著：「一起協助拯救紅毛猩猩！」這裡的棕櫚園商人，在每年幾千萬元的收益下，會捐出約 0.1% 給當地非營利組織作環境保育的基金，以用作公益形象，但是…當人們將森林砍伐後改種棕櫚園，人們拿取走的不僅是紅毛猩猩的家園，還有猩猩的食物來源，如此杯水車薪的保育捐款，是否只能符合了所謂的「Guilty money」（懺悔金）？



長鼻猴



紅毛猩



成噸成噸的棕櫚果實

在森林兜轉兩個禮拜後，我走出雨林，在某個城鎮稍作休息與補給，某日清晨醒來，卻發現整座城鎮像籠罩在一場迷霧之中，所有的街道、房舍都覆上一層白濛濛的大霧，遠處走在街上的行人身形勉強依稀可見，所有細節被掩蓋，只剩下城市的輪廓可供辨析，我站在旅社門口，驚異於這早晨難得的大霧，浪漫的想拿起相機，拍下這中國水墨畫的印象，卻在放大的鏡頭裡，看見每人都戴起了口罩。

我按快門的手登時停住，正疑惑著是怎麼一回事，櫃檯老闆娘從後面慢慢走出來，站在我身邊，跟我一起看著這場霧，她也戴起了口罩。

「真糟糕呀！昨晚 Jambi 地區發生森林大火，聽說是人為的，有人要開墾棕櫚園，結果天氣太乾燥，火勢一下子就超出控制範圍了！搞得我們這邊空氣品質糟成這樣，我氣管會過敏的人都要昏倒了！」

我聽了嚇一跳，衝到電視前轉開新聞頻道，畫面看得我直掉淚，不久前我才在 Jambi 地區更北邊的森林裡探索，拜訪當地民族的屋舍，與居民一同討論生態旅遊的發展與文化保存，怎知一場大火說來就來，燒掉了千百年的雨林，與棲息其中的各樣生靈…

新聞報導提到：這場大火，伴隨著周邊後續幾場火災，燒了兩個多月，燒掉至少 7,000 公頃珍貴的泥炭地森林，煙霧甚至隨風行過 1,000 公里至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火燒開墾後的雨林



蘇門答臘的國家公園辦事處散放了剛取締的非法盜木

我記憶中那些滑過石頭間的溪澗，穿過森林裡的風，灑落葉稍縫的陽光，喚醒某些美好畫面的花香，猿猴跳躍覓食的身影…我不知要多久的時間，這片焦黑土地才能再次擁有一樣的水流潺潺，一樣的生機勃勃？

我回想這趟旅程中，因緣際會拜訪了蘇門答臘的國家公園辦事處，在他們辦公室前散放著剛取締的非法盜木；在來此的路途上，看見了一車的棕櫚果實；在造訪附近鄉村地區時，看見一籃籃橡膠汁凝固後的白盤；在飛來此城市的飛機上，看見一條新開的道路硬是將雨林分成兩半；遠處的大片煙霧說明了前方正有著火墾活動。盜木，棕櫚園，橡膠園，火燒，道路等幾個讓世界雨林快速消失的主因，在短短幾天內全活生生展現在我眼前，我心中自問該怎麼辦？生態保育該如何做才能趕得上森林消失的速度呢？

究竟需要多少東西，我們才能滿足物質上的需求？曾看過一個導演將家中所有家具衣物雜貨攤開來，竟需要一個足球場大的倉庫才能填滿。實際上，很多物質條件，只是滿足了那份心理虛榮或安全感。

人真的可以活得很簡單，八公斤的行囊，陪著我跨越了 4,000 公里，跨越了 17,000 多個島嶼的印尼島國，跨越了華萊士海峽，跨越了世上最老的婆羅洲雨林，所有的行李並不沉重，沉重的是看過太多困境而不知如何解決的心靈。

雨林行程的最後幾天，我留宿在國家公園之友基金會的辦公室，與這裡夥伴一起種樹，並到國家公園生態觀察，探訪那裡紅毛猩猩跟森林保育狀況，這個基金會致力棲地復育，所以他們跟造訪的義工，遊人，學校小朋友一起種了很多樹，十多年下來累積至今超過 50 萬棵樹！其中 70%的樹都存活下來，想像可以創造多少棲地讓所有生物棲息其內！這是個很辛苦且酬勞低的工作，這裡夥伴卻已持續十幾年，謝謝這些人，用盡生命時光持續為這片森林多種一棵樹。

種樹的力量來自一顆顆執著堅定的心靈，相信大地會因此而復育，生命會因此而豐饒。崩壞永遠比建設更快，世界不會突然改變，保育除了慢慢種樹，慢慢改變生活方式，慢慢教育下一代外，別無更快的捷徑。只要在每個角落都有人持著利他的信念努力盡著自己的一分心力，所謂烏托邦的世界就不會離我們太遙遠。

我在旅程的最後一天，想通了這個道理。

# 自由的幻象

吳庭寬 政大民族所

旅行國家 印尼、東帝汶

旅行計畫 前往印尼尋找在台灣逐漸消失的南島族群智慧



街頭塗鴉：「生與自由」 攝於泗水

雨季過了，雅加達仍然非常悶熱，有陰影的地方總有人坐著、臥著，有些人擔著小吃，在此做起生意，填這些避暑路人的胃，也養他的一家人。舊城區充滿荷治時期的建築，也有許多九八年暴動時倖存的房子，成為看得見的歷史，展示在世人面前。城裡有數家無比巨大的購物中心，雷陣雨來時，外頭有男童替時髦的客人撐傘，賺取微薄的小費。

矛盾的雅加達令人灰心，我待了幾天就繼續前程了。我的相機在往日惹的夜車上被偷了，後來被街上攬客的男人帶到一個安靜的社區，那裡才有便宜的房間。在那裡遇見了 D，她是個關注學生運動的作家。她手中總是夾著印尼國產的香料菸。

六〇年代強人蘇哈托掌政，為剷除共產黨，指導了幾場屠殺，數以萬計的無辜百姓遭殃，當時許多左翼分子流亡海外。至今共產黨仍是非法政黨，印尼人的身分證仍須註記宗教別，理由是共產黨心裡無神。

D 帶我拜訪了幾個朋友，其中一個是 X，他在蘇哈托的黑名單上，幾年前弄了本假護照，闖關回國，默默為民主運動耕耘著。在他家過了一夜。我們倒也不只圍繞著他對政治的熱情，他或而談論宗教哲理，或而替我們占卜。爪哇族出身的 X，言談中總雜著古諺，「人生猶如飲水。」每個靈魂都在一場沒有盡頭的旅程中流浪，被賦與肉身的這一生，其實如喝水一般短暫，不足掛齒。「我們不管前世、來生的，只相信人的一生成早被神安排好了，所以生活好壞，並沒有差別。人在生命的盡頭，都會到那個安排好的地方去，繼續他／她的旅行。」

在爪哇島、峇里島待了兩個月，我的簽證無法再延期，得出境一趟，目的地定在東帝汶。

葡萄牙統治者離開後，印尼軍隊接著入侵。二十歲以上的東帝汶人，多擁有戰爭的記憶。人們很容易就談及戰爭。一日我跟朋友，租了摩托車去附近的山城。我們同幾個男人在路邊休息，一個男人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抽菸的？我 1975 年開始的，那時我的父母被印尼兵殺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我不知道如何回應，只好以手輕撫胸口致意。在東帝汶，當我跳上擁擠的巴士或卡車離開城市，便會看到無數前統治者留下的殖民遺跡，以及革命烈士的墳。東帝汶人願意為自由而戰，即使是要犧牲性命的。一位工人聯盟的朋友說：「抗爭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生活就是抗爭。」長久的苦難，讓人民只能透過信仰，靈魂才得以安適。因為唯有靈魂自由了，人才能真正自由。



皈依天主教的東帝汶人，仍相信祖靈居於山林之中，那也是每個靈魂嚮往的安身之所 攝於 Maubisse

回爪哇前夕，我飛到 Flores 島。島上的空氣中有檳榔的味道，讓人無法不想念台灣。在這裡同輩人以兄、弟（姊、妹）相稱，長一輩就跟著叫爸、媽吧！這樣的親屬關係，讓我有機會住進一些當地人的家。我有很多時間跟 Evan 在一起，反正暑假無聊，要載我四處兜風。我們一路上拜訪他的親戚，每次都得喝一杯熱茶或咖啡。有次，因為怕睡不著婉拒了一杯咖啡，才發現自己闖了禍。那個叔叔說：「你進到這個家，你就是我們的家人了，不管想不想，這杯咖啡，你必須喝。這是傳統！」

對傳統文化的尊重，讓人幾乎可以拋棄世俗常規。這裡的巴士沒有時刻表，隨時會有人要求停車買菜或小解；放在路邊的背包，不會有人打開，因為這裡的文化譴責偷竊行為。南島民族以天地為父母，海洋則是存著遷徙記憶的臍帶，而關於生死、善惡的訊息都藏在自然之中。人們不依賴規則，因為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他／她的文化也有道德上的約束力。



村民為準備幾天後的祭典歌舞，直至夜半  
攝於 Waturaka 部落



Manggarai 族為印尼的獨立紀念日舉行的 Caci 競技  
攝於 Ruteng

回到雅加達，再次看到街上的以革命為題的塗鴉、混亂的交通、與隨地而坐的人，我迷惘了。我本來應該以來自民主自由世界之公民為傲的，但我卻慚愧得抬不起頭。

南島民族從四、五千年前離開台灣開始，流浪便成為宿命。我們從來不乏流浪的故事，只是在現行的體制下，捍衛自由的人被受壓抑，壓抑自由的人卻得到讚揚。歷史已非歷史，正義抑非正義，我們被迫成為失根的流浪者，在故鄉的土地上成為異鄉人。

我這才發現，我們有的不是自由，而是摸不著的自由的幻象。



為了部落房舍的興建，村民殺了三頭豬、一匹馬做為牲禮。孩子們也在儀式中學習面對生死。攝於 Bena 部落

# 流浪者，在岔路口的東張西望

吳國譽 文史工作者／北京大學博士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高砂義勇隊的再現，櫻花國的新「菊花與劍」



抗日戰爭，1895 至今兩甲子，1945 至今七十年。戰亂可以毀壞一代人的樓房與良田，他們還能回來重建。但若我們抹滅上一代人的成就，他們就像從沒存在過一樣。

看過、聽過不同人對同一段時代的描述，在更文明且龐大的城市裡生活，讓我習慣了前方總有岔路，總有許多交錯而過的身影，這才完整了我們的人生。

台灣大吹多元文化社會，但政治的切割與主流族群的社會激情，有多少人真正傾聽且尊重不同的想法。我稱台灣原住民為「Taiwanesian」，至今官方承認 16 族。每族的人口多寡不一，部落的大小也有別。即使同族但不同部落間，也有很大的文化差異。

「部落」其實是「城邦」。同為希臘人的雅典和斯巴達城邦，就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與國族意識。台灣的部落如同古希臘城邦或古日耳曼的自治邦、自由市。而阿美族被稱為「母系社會」，但更像是「獅群文化」，姊妹們會相互照顧彼此的小孩，視如己出，女性繼承家產如母獅群傳承獵場，男性負責公共事務與對外戰爭，如雄獅負責保衛獵場，這樣的社會更趨近於兩性平權。

同族的不同部落（城邦）有著不同的公共決策機制，如同電影「賽德克巴萊」，有的部落反日，有的親日。在多元社會裡，無論於公或私，在做決定的岔路上，沒有對或錯，只是站在那個角色的當下，做出當下最好的決定，後世不見得了解，但我們應該尊重也傾聽那些被刻意抹去的歷史聲音，而這也是我此次踏出流浪步伐，希望在認為原住民被欺騙下加入皇軍征途的主流解釋外，另闢多元的家族城邦故事，不讓刻意被抹滅不談的上一代，因此而不存在。



## 乘載著田野調查的文史流浪

在藝術和文史的岔路上，從事文史工作，少了如藝術工作者那絢麗的文筆與激情的浪漫，享受的是那個雞蛋裡挑骨頭的探索與實事求是的辯證，希望在歷史課本的字裡行間繼續填補那些被忽略，甚至是遺忘的前人成就，平實的傳遞，不自己填滿那想像的空間，而是讓讀者自己去感受那時代的張力。

在日本的兩個多月裡，在首站東京待了六個星期，多了東張西望，沒有絢爛的生活，而是開始適應一個地表人口最多的現代化都市。處處是江戶時代的影子，也是許多好萊塢電影的一角，第一週完全是在想辦法跟上這忙碌城市的呼吸節奏，台北市三倍以上的東京房租物價、移動迷宮式的地鐵結構、經常發生在地鐵的人身事故，讓紐約和倫敦都相形失色。東京圈的三千七百多萬人口的步行者天堂裡飄泊，更顯自己在人類文明中的渺小。首月的流浪生活，都漫步在早稻田與東大校園，埋首在成堆的文獻與高昂的物價中，考證著許多不同歷史描述與時間斷點，跟著神官的步伐前進靖國神社。少了點流浪的爛慢，卻多了很多對文明的驚嘆與思古之幽情。驚嘆來自於流浪中的發現，發現這與我們距離很接近，在文化與歷史上無法分割，甚至很多人熱愛崇尚的國家，其實我們一點都不了解他。

這是個「但是又」的國家，日本人有攻擊性但是又不冒犯人，而重視隱私。謹守傳統但是又順應潮流，高傲驕橫但是又和藹親切，窮兵黷武但是又審美狂熱，僵化但是又善變。





##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日本年輕人的都會生活壓力，讓我瞠目結舌，日本人很少頂樓加蓋的違章建築，Share house 是普遍的生活模式，半開放式又高昂租金的居住空間，讓日本青年僅有極少的隱私。而我為了省租金又希望住在交通方便的都內，卻意外在每天往地鐵方向前進，會遇到特別的鄰居，就是我的偶像，夏目漱石。

結交日籍或旅日的年輕朋友，感受到許多與東南亞截然不同的風格，日本老闆提供住宿、交通、通訊津貼，對加班費發放也不手軟，但是員工在工作上的緊繃與壓力最常釋放在柏青哥、動漫、購物與酒精。企業裡傳承自封建時代的「尚義」文化仍存在，老闆如同大名，對武士有終身照顧之義，而員工也有盡力侍奉主公之義，經常跳槽的浪人文化是不被接受的。左派與右派勢力相當的社會氛圍，讓這社會有多元的面貌。

偌大又質樸的國會殿堂、鼓吹愛與和平的文創與設計、富士山三十六景的版畫作品、大阪「文樂」、神道教地方「御鬼神會」。上班族每晚下班後轉戰三攤，從居酒屋、拉麵到立食歐洲菜，啤酒、清酒與紅酒分別報到，這就是他們的現代與文化。在短暫的時間與狹小的空間裡，夾雜許多不同的轉變，這是仍在成長且有秩序又熱血的現代化都市。



# 家書——給媽媽的信

楊斯婷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

旅行國家 中國大陸

旅行計畫 在旅程中尋找貪婪和死亡的影像連結家庭記憶



時時刻刻的親吻

媽媽，我回來了。

歸來的第十天，依然安靜地處理接續的生活以及必須面對的事務，在接踵的每個片段中找尋而後迷失，迷失而後找尋，看起來應付不暇紛亂的生活其實涵藏宇宙的規律，我已經能接受這也是生活，是非常珍貴的生活。

想起歸返當日，在無人知曉歸期亦無人接風的機場內，天空仍是天空，土地仍是土地，人群仍是人群，聚擁仍是聚擁，分離仍是分離，一切都在變化卻像沒有變化，不過是恆常變化中的一部分。

看著身邊一票興奮地俯瞰這座島嶼並想像落地後精采旅程的他們，我靜默不語，不停思索此時我們之間的差異究竟是什麼？然後想起了這五個月的天空、土地、人群、聚擁和分離，突然掩面哭泣，哭得連自己都措手不及。世界依舊循它的規律運轉，但意義從來不同，累積在生命裡的一切都是緊緊相扣，如果這一刻的醜陋是上一刻的醜陋；這一刻的美好是上一刻的美好，那麼像樹根牢牢抓住深土般緊握這一刻，每一刻，都會是美好的一刻；每一天，都會是美好的一天，是因為這樣，我才哭的。



雪天裡的牛歸來

那是一間外頭下大雪，裡頭下小雪的舊木屋，當雪花從屋頂的裂縫隨天光緩緩飄落時，黑色鐵爐裡乾柴燒火的白煙會從煙囪裊裊升上天空，白煙在白色世界裡是另一種呼吸的風景，一種近似體溫的溫暖，藉由白煙能判斷哪個方位有人的痕跡，揣想是誰正在燒火、正在煮飯、正在備柴，或是一家人圍坐著喝酥油茶談天，感受人的同時也被這些感受溫暖著。

我在四川藏區和這棟舊木屋的人家一起生活了一個月，他們之間也存在這種體溫的交流。照顧我的姐姐有三個孩子，唯一的兒子經常因調皮搗蛋被祖母教訓，但總是在訓斥後，祖母的擁抱會像沒有縫隙般緊緊抱著哭喊的孩子，並且一面親吻他；一面以藏語唸著：「我親愛的孫子哦……我親愛的孫子哦……」上一刻嚴厲責罰，下一刻就讓他了解即便犯錯也依然被愛。

初到之日，他們親吻彼此的次數多到令我震驚，不只親吻臉頰，親吻嘴唇也非常頻繁，我從未和媽媽共同創造這樣的記憶，取而代之的是爭執不斷與好幾年沒有共同生活的空白，我一直很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關係。我在這些人身上看見有別於溝通卻能互相理解的方式，他們絕大部分從小一起生活，他人生時一起慶祝，他人死時一起誦經，活著的時候不停共享和互助，輪到自己臨終時，曾對別人的付出也回報自身，曾為別人誦的經文也迴向自己，多數人彼此之間若不是親戚，就是情感深厚的朋友，看見對方的時候，就能明白對方的狀態，然而平日我們生活的世界所強調的溝通，卻總是想贏的念頭多一點，對自己的在乎多一點。



煙雲繚繞的江西農村

離開藏區後，有段時間我忘了如何過日子，我來到江西一個正在發展中的農村，這裡的河水依然如高原上清澈，這裡的植被比高原豐富，但是沒有人會躺在溪河中的大石上午睡，也沒有人會在山林裡為他人和自己的來生轉經，我開始去適應和藏區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

這個農村大致可分為三個同心圓，最外圍是老人耕種的田地，往內是徽派建築的住家，人口嚴重外流住戶多為老人與小孩，而鎮中心充滿各式新屋仿古、舊屋翻新的徽派建築以及普通樓房，多為民宿和飯館，在將這個小鎮一分為二的小河邊排列著以藍色棚子搭建的攤販，這些經營者多為壯年，卻鮮少是當地人，反而是從外地來此賺錢的人。

他們的遷移帶動當地發展觀光，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成為當地人效法的對象，但在快速發展缺乏漸進過程的思考與渴望擺脫貧窮積極致富的狀態下，任意喊價與坑騙的行為嚴重，同樣的行為在本是商賈的外地人身上可獲得較佳掩飾，在當地人素樸簡單的臉上卻難以掩飾而直接暴露其心貪婪，之後的旅程我途經其他發展中的小鎮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上了飯桌談錢，下了飯桌後為錢煩惱、奔波、扭變性格。

我在這裡見到最美的風景從不是水鄉澤國的煙雨濛濛，而是某個小兒麻痺患者每日開著小貨車載來手工鹼水粿，雖然價廉但因物不美而鮮少人購買，他會將貨車停在一座橋上，而後靜靜坐在橋上不自然地轉動頸子張望，他經常因為見到了熟識的人而咧嘴一笑，笑得能看見上下排的牙齒，當熟人走後，他會再度回到遲滯的眼神，繼續張望。

媽媽，我在這個過程裡變得非常懼怕人，卻也變得更堅強獨立和寬容，更堅信真誠，更能思辨人的言辭行為和真偽以保護自身，當然也變得更狡猾、更不相信人，有時我慶幸自己的成長，有時也悲傷自己的成長；有時我厭倦人群，有時卻也從他們身上看見自己。



玩水的母女

旅程的後段，我在內蒙古和東北度過，其中一段時間我在鄂溫克族的部落和他們一起生活，有個女孩帶了她的孩子和丈夫，領我去溪邊玩水，看見那女孩陪伴她的小女孩一起玩水，我想起媽媽曾經帶我站在一片金黃沙灘上，指著她身旁的沙地告訴我：「妳站在這裡，等一下水沖過來的時候，妳會移動喔！」

我就這樣站在媽媽告訴我的位置，等海水沖來時，帶動沙子推移，身體果真如媽媽所言微微地、緩緩地移動，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媽媽從小生長之處鄰近的海灘，這近五個月的旅程，我時常想起海，想起那段只是瘋狂看海卻什麼也沒做的日子，之後回想起來，那並不是一段空白時光，而是我在不願回家且憤世嫉俗的過程裡，仍然覺得妳曾經帶我看的那片「會移動的海灘」，是我心裡想念最深可以緊緊依賴的一幅畫。

離開鄂溫克時，這女孩送了我一袋自製的草莓奶干，告訴我沒有什麼東西能送給即將離開的我，但她知道我愛吃這種奶干，因此為我準備了一袋。貧窮的他們每日為金錢煩惱，卻還是天天為我熬煮新鮮奶茶和三餐，當這袋奶干即將吃完時，我不停思索即使我用影像紀錄這一切，最後究竟能留下什麼？留下什麼重要嗎？什麼是重要的？瞬間，我感受到此時此刻即是重要的，所有的攝影沒有什麼比當下一刻的感受重要，因此我拍下了這一袋奶干，而這張照片也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 其實我們有著共同的語言

**王舜薇** 曾任職於非營利組織與媒體，目前為自由業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拜訪印度反核抗爭中的漁村，訪談相關運動者

泰米爾納杜邦的 Kanyakumari 是觀光客與當地人都嚮往的朝聖小鎮，三洋交匯的魔幻景色與巨大的古代詩人雕像相映，不論晨昏都令人激動。小離島上的導遊賣力介紹著浪遊至此的印度哲人 Vivekananda 和周邊商品。話鋒一轉，他面朝大陸指著孟加拉灣的方向，對外國遊客驕傲地說：「那是我們最新蓋好的核電廠！」



印度大陸最南端 Kanyakumari



Koodankulam 核電廠

## 「與外來勢力勾結、煽動叛亂」是最常見的罪名

他指向的那個海灣座落著兩個巨大的核反應爐，而距離電廠僅兩公里的小漁村 Idinthakarai 顯然並不能分享他的喜悅。2011 年起，反對核電廠的村民和社運人士，在潔淨的沙灘上佔領靜坐與絕食，企圖封鎖村子阻擋電廠工程。他們被軍警暴力鎮壓、多人官司纏身，「與外來勢力勾結、煽動叛亂」是最常見的罪名。

核電發展攸關印度的國際利益和軍事機密，對反核者的高度箝制自然造成噤若寒蟬的負面效果。某天正與當地 NGO 工作者聊天時，突有情報人員來訪，我只好依照指示躲起來，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原先預期在 Idinthakarai 待上一段時間，收集村民的故事，但外國人的外表與身分卻讓這個盤算受阻。先是一開始答應帶我進村的社運人士顧忌於可能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最後迴避陪同，讓我自行前往。結果到了村子後，才發現缺乏能夠協助翻譯的大學生，我跟只懂當地方言泰米爾語的村民，僅能用極少量的英文單字和肢體語言溝通。

即便如此，還是受到村裡婦女的熱情接待。她們已持續午間禁食長達一千兩百多天，並耐心守護作為抗爭基地的天主教堂。積極的參與，改變了傳統男外女內的家庭關係。在二月初南印炎熱乾爽的海邊，其中一位婦女對我比手畫腳泣訴著兩年前那段激昂艱苦的日子。我無法理解她的詞彙，也不確定她是否理解我到訪的目的，只好讓直覺作為溝通的基礎。



左 Idinthakarai 漁村婦女組織領導人 Mildred 講述她們的抗爭故事  
右 四名在反核抗爭中死亡的村民照片高懸於教堂的正前方，以表悼念

## 想起貢寮鄉親的臉龐

反核之前，Idinthakarai 曾在 2004 年受南亞海嘯重創，至今村內還有許多未整修的損壞房舍，不少漁船上殘留著國際援助的標籤。也許因為這樣，村民對日本海嘯造成的嚴重核災特別能感同身受。在村內四處走動，遇上許多飽經風霜的臉孔，想像他們曾歷經的極端無助、恐懼和被迫長出的力量。翻出手機裡核四廠的照片和台灣地圖給村民看，想起在貢寮的那些鄉親臉上，或許也有著同樣的神情吧？

然而單憑直覺去判斷讓人缺乏安全感，看著村民的眼神，我仿佛知道他們的故事，實際上卻不知道。工作或學習時都慣用語言文字來解決問題的我，急於尋找能夠協助翻譯的人。就在等待消息時，社運人士傳訊來告誡繼續前往漁村的風險。舉棋不定之下，臨時決定搭十多個小時巴士，灰頭土臉往喀拉拉邦的科欽堡看兩年一度的藝術雙年展。

雙年展解構歷史和國界的趣味稍稍消解了煩躁，我突然意識到在這個語言和種族繁雜的國家，與異己者溝通可以困難又簡單。打開流浪者同梯阿發在行前給我的「走投無路錦囊」，寫著「順其自然」的小卡片在眼前閃著光。協助我找翻譯的朋友也來電，表示時機敏感，真的沒辦法了。

## 那些掙扎突破界限的企圖、對權力和資本的抵抗，毋須語言就能相互明白

Leave it. 在這個凡事無法強求的國度放下執念後，突然覺得輕鬆許多。這是旅人的特權吧。幸運地一路上還有許多人跟我分享他們的部分生命：Chennai 的工程師細說被車諾比核災影響投身環境運動的轉折；Madurai 的人權工作者分析為不同種族學員設計培訓課程的難題和矛盾，

以及種姓在印度社運串聯中的阻礙；安得拉邦的達利人村落，因為被主流印度社會所蔑視，外國人的介入協助，就成為他們建立自信心與改變社會觀感的契機，雖然國際外援幾乎無法扭轉根深蒂固的階級歧視；Bhopal 的孩子讓我驚駭地發現氣爆悲劇三十年後，毒害與人禍仍在持續……

這些不太開心的故事形成我初對印度一探究竟的輪廓。幾個月來收集了一節節音符，勉強組曲，成不成調也許得等到有勇氣唱過才知。耳邊的語言從泰米爾語、南亞英語、卡納達語、印地語到孟加拉語，多語的印度讓人眩惑，但那些掙扎突破界限的企圖、對權力和資本的抵抗，毋須語言就能相互明白。



1984 年 Bhopal 的跨國農藥工廠發生嚴重氣爆，毒害持續至今

“trip” 兼有「旅行」和「失誤」的意思，或許沒有失誤的旅途，就不算是旅行了。這趟旅程讓我多一點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關係，雖然獨行，卻不孤單，總是有朋友相助，何其幸運。如何把旅人所享受的特權，轉化成更深厚的累積，之後的旅程，還很長。

# 苦離生殤

呂和靜 自由業

旅行國家 印度、西藏、緬甸、泰國、寮國、尼泊爾、新加坡

旅行計畫 走一條回家之路，獻給離散之人

這是一趟完成自己心願的旅程，也是一場回應內心呼喚的儀式



緬甸克倫族朋友的家鄉，伊洛瓦底江

## 追魂

沿著你的腳步，循著祈禱聲，走你走過的路，走回你成長的土地。天地間，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全然的孤獨，默然的寂靜，將遙遠的過去與未來，重現在今生。

我用一年的時間流浪，親自走訪之前在異鄉生活五年所遇到的藏族流亡者與緬甸移工朋友日夜思念的家鄉，泰國、緬甸、印度、尼泊爾、雲南、四川、青海、西藏、寮國、新加坡，穿越內外無數邊境，這一條回家之路，獻給離散之人。

在緬甸熱帶叢林裡，克倫族朋友的家鄉，遠赴新加坡工作支撐全家經濟重擔的 H，天天夜晚在寂寞的小房間裡揹來電話，我與 H 的家人在轟隆作響的發電機旁輪流跟她聊天，H 的聲音在斷訊時停格，而母親的淚水也早已乾涸。

我在印度南北之間穿梭，收集了流亡朋友要轉交家人的東西、拜訪了流亡學生各自的生活圈後，前往喜馬拉雅山另一邊的國度，開始朝聖之路。我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他們會跟我訴說關於他們的人生；或是在轉山轉湖時，只剩下自己孤單的足跡，仰望天際。來到鄉間熟悉的地方，喇嘛朋友已在佛前等我，寺院裡瀰漫香氣與寧靜，我高捧雙手收下他供奉的達賴喇嘛祈福過的牟尼紅珠，以雙唇嚙下珠粒，好像我已經吞下所有的苦難，人生不再感到疼痛。那一晚，騎著摩托車奔馳的喇嘛，堅持在黑夜的山路上載我下山。紅色僧袍飛舞著，我輕輕抓住一角，暗自祈求各地自焚的亡魂不再漂泊，得以安息。





轉山，雲南德欽兩崩村

## 七日夢

全部的真相都從一個謊言開始。

很多人輕易相信自己所見，其實擁有權力的人很容易塑造假相，我們只要用心感受，就能看穿在美好的經濟建設包裝下。人民長期生活於高壓統治中的無奈與創傷，這是在康巴、安多、衛藏三區聆聽的西藏悲歌。

通過層層關卡與申請許可函，搭乘被規定好的火車班次前進拉薩。一下火車站不僅要先通過公安的盤查，還得去跟已在出口等我的「導遊」會合。我只能在拉薩待上七日，如果要出拉薩，必須事先辦理邊防證與參加限定的外賓旅行團，否則所有人都遭殃。我在白天依照「導遊」安排的行程參訪各名勝古蹟，其餘自由時間見機行事，順利與流亡藏人的家人在街頭、茶館、餐廳見面。有時互相只能像陌生人一樣擦肩而過，有時可以一起喝一杯茶、吃一頓飯，但是我們都有共識，就是不再聯絡。在即將離開拉薩的夜裡，我獨自走在已經名存實亡的布達拉宮前，將我感到被日夜嚴密監視的恐懼、在牧民區看見大量興建牧民集中管理區的震撼、所隱藏的窒息氛圍，做出沉默控訴。此時，大雪紛飛，在廣場上飄揚的紅旗，顯得格外諷刺。



拉薩火車站前武警部隊

## 消逝在風中

回頭望去，以為只是多了一點汗水與淚水。殊不知，靈魂已被洗滌無數次。

在順利遞送流亡藏人託付給家人的東西後，又帶著西藏家人要託付給印度流亡藏人的東西，再次出發。在湛藍的青海湖旁，天水一方，只傳來波浪的拍打聲，我輕捧一掌水滴在額前，卸下流亡人無盡的思念。穿過屹立的大山，與藏族牧民一起在經幡旁灑下風馬旗，冷風刺骨，融化在高熱的體溫裡，我對著傲然山谷無聲地吶喊。

在藏區旅行的終點，我來到了正值法會期的色達佛學院，加入從四面八方湧進的朝拜人群，一起轉塔。手上的佛珠不停轉動，口中念念有詞，將祝福遙寄於遠方。幾乎每天下午，會有一些家屬抬著簡易木板裝訂的棺材，繞塔三圈後走向寺院後方山坡的天葬場，這時轉塔的群眾，不管認不認識，都會大聲吟唱「唵嘛呢叭咪吽」送亡者最後一程。爬上光禿禿的黃土坡，就是一望無際的山頂草原，禿鷹已在附近盤旋等待，我參加的這次天葬，有很多早夭的孩子，這時我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無常，彷彿有人揪住我的心，無法喘息的苦痛，逼得我將埋藏在心中對於過往的自責，隨著家屬的誦經聲，漸漸倒了出來，當天葬師一刀刀砍下死者的筋骨皮肉，當禿鷹一口口嚥下屍體的碎片殘骸，所有的悲傷，換來原諒。

我想，我終於可以坦然面對在我生命中失去的、逝去的、遺忘的、後悔的一切。我終於能夠放下各種交織的命運，向一路走來的人告別。

隨著一陣風塵，呢喃細語。

我愛你，再見。



俯瞰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康巴甘孜

# 石榴之路

林姿蓉（阿發） 自由創作工作者、尖蚪特務

旅行國家 喬治亞、亞美尼亞

旅行計畫 尋訪電影導演帕拉贊諾夫的石榴色

一開始是帶著身體病痛的恐懼搭上飛機的。

機票訂妥後大腿上出現了小腫塊，疑惑著就醫了三週吃藥都不見好轉，腫塊也開始變形膨脹，起飛前三日被轉至外科，醫師說不開刀處理膿腫之後麻煩會更多，但你得學習怎麼自己照顧傷口，「自助旅行也要學著自助換藥啊！」醫生推推眼鏡。於是背包裡多了紗布、消毒藥水、鑷子，與一個咧嘴笑的開放性傷口，嚴厲的照顧自己成為旅行開始最大的課題。

帕拉贊諾夫的追尋是這次的主要作業，但我並不想尋著文件或史料作為這段旅程的行走方式，我真正想體驗的是老帕生活的國度場域。亞美尼亞籍在喬治亞出生，而這兩國均被蘇聯統治直至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各自宣布獨立，也因此俄語反而成為這兩國文字語言乃至於民族性完全不同的國度通行證。直到真正到了當地，我才理解為何老帕的四部劇情長片分別由四種語言詮釋，而他的電影語彙的多樣性也體現出高加索區域民族性的複雜與糾葛。

拍攝《祖先遺忘的陰影》部分場景的 David Gareja 以一望無際的荒涼迎接我，取代的是與當地人異常歡樂卻又荒唐瘋狂的爆胎乾旱旅程；在環繞了喬治亞一圈進入深山溪谷雪地，在過度開發的巴統才發現一本關於老帕的攝影集，喬治亞就像一個面貌多樣的大男孩，開朗熱情地迎接每個旅人。但老帕的靈魂似乎不在那裡；或許是我錯過了細節，帶著全新的探險之心從喬治亞 Akhalkalaki 走陸路過境至亞美尼亞 Gyumri 的巴士上，即便是短短 4.5 小時的車程，也能輕易的嗅出兩國民族性的天差地別，而接下來我所面對的便是自我身分切換上的困窘以及亞美尼亞帶來的強大衝擊。

原定計劃是在結束喬治亞旅行後直接前往亞美尼亞葉里溫進行駐村，旅途中藝術中心負責人 M 來信告知第二大城 Gyumri 目前有一公眾藝術計劃正在進行，詢問是否要前往與其他藝術家會面，我滿心歡喜的等著不同世界顯現在我面前，但直到進入藝術家及相關工作者環繞的環境，馬不停蹄的英文會議，語言障礙導致我無法切入早已進行許久的公眾計劃案，我忽然間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又該做什麼，我也幾乎忘了老帕。

為了跳脫團體的困窘，某天會議決定缺席回到自我的狀態四處游晃，那時在地上檢到了一張紙卡，白底黑字地以中文印刷著「不要」，就這麼唐突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完全無法理解，老天爺到底想提醒我不要什麼啊！我默默將卡片收著，暫時打起精神到路邊的舊書攤隨意翻看，並不太期待地詢問是否有 Sayat Nova 的詩集或其他的什麼詩集都好，因為我必然地看不懂亞美尼亞文，只想找幾本書（狂亂地）拆來做拼貼，好讓自己安定下來。

於是，老板給了我一本書唸了一段咒語，聲音聽起來是 Abu Lala Mahari。

這段咒語開啓了另一條道路。Abu Lala Mahari 是亞美尼亞倍受尊敬的詩人 Avetik Isahakyan 最重要的一篇哲理長詩，透過 M 的大略介紹，我在網路上找到英譯，經過對於家庭、政治、和對人生的漫長思考後，Abu Lala 走入沙漠，消失在夕陽的餘暉下。「這是最喜歡的一首詩，我相信他至今還在沙漠中行走。」M 如是說。當晚，我開始試圖用亞美尼亞文抄寫 Abu Lala Mahari，即便我甚至無法清楚詩的意圖，好像在繪畫，跟字跳舞還有玩耍，即使語言不通我卻因此而得力量。

1988 年 12 月 7 日，亞美尼亞發生百年來最嚴重的地震，震央在 Gyumri 附近，這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是台灣 921 地震的 10 倍：兩萬四千八百一十七人，五十萬人無家可歸。地震三年後蘇聯解體亞美尼亞宣布獨立，日期很巧合的是 9 月 21 日。因為喪失了奧援，亞美尼亞的復原之路走得艱難，二十五年後的現在，Gyumri 市中心依舊隨處可見頹圮崩毀的房屋。

我決定通過 Isahakyan 帶給我的療癒，轉換成另外一個作品送給這個國家。透過 Email 邀請了幾位台灣詩人提供他們帶有鼓勵與勇氣的詩句提供我抄寫，我每日帶著抄著亞美尼亞與中文詩的卷軸上街，請當地人為我朗讀 Abu Lala Mahari，我則回贈一首台灣詩的朗讀；讓人驚訝的是，每個我遇見從老自幼的亞美尼亞人，他們都知道這首哲學長詩，甚而能背誦朗讀，他們也都願意仔細聆聽我們的語言，對話的場域發生在展覽、公園、BBQ 音樂節、圖書館以及廚房等等，我們分享神秘的閱讀片刻，聲音成了最美的交流。



讀 Abu lalaMahari 長軸 (Gyumri , Armenia)

而老帕呢？他隱藏在亞美尼亞我踏足的每個地方，在藝術家的工作室裡，在對談的場合中，即便在偶有戰火的亞阿邊境（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文化資源稀少的 Chambarak 的美術教室裡，也見到孩子以不同的美術風格呈現老帕的樣貌；最終，當我到了他的故居博物館，為數眾多帶著幽默且瘋狂的拼貼畫，依舊閃爍著魔術般的光芒，安靜坐落在葉里溫某個角落。我來到他的墓前，在那裡陪著他的還有 Isahakyan，完成了其中一段 Abu Lala Mahari 的閱讀計劃。最終於葉里溫駐村中心的開放工作室日，以一日展回應亞美尼亞帶給我的飽滿的旅程。



亞美尼亞偉人墓園，左前帕拉贊諾夫墓碑，  
右為當地人朗讀 Abu lalaMahari (Yerevan , Armenia)

之後在喬簽不可得的狀況驚險地過境伊朗，行到伊斯坦堡時傷口已癒合成深紅色的暗疤，如今回想起出發前的對身體傷口的恐懼，旅途中無法切換自己的身分（旅人／創作者）導致對自己的內在質疑，因而靈魂失去重心產生恐慌的時刻，以及在這段旅途中我所會面的每個靈魂，每一個突發事件，每一個轉折點，一切忽然清晰起來；我知道老天爺要提醒我什麼了，祂想說的是：

嘿！不要害怕啊。



石榴之路展覽一隅（Akos Cultural NGO , Yerevan , Armenia）

Sayat Nova：18世紀亞美尼亞的吟遊詩人，帕拉贊諾夫根據他的生平改編為《石榴的顏色》。

# 越南沿海鯨豚信仰查訪

鄒猷新 影像自由工作者

旅行國家 越南

旅行計畫 前往越南海岸線尋找鯨豚廟宇

出發前，所蒐集到的資訊相當有限，僅確定越南不同兩地的兩間鯨魚廟。我計劃騎著單車穿越越南沿海海岸線、湄公河流域這些只有地圖概念的區域(實際進行才體認這真是自討苦吃)。諸多不確定因素使這趟旅程實際流浪的成分大大增加，但愈到出發之日，興奮感已壓過不安。

2014年4月中出發，北越的熱氣、下雨與單車騎行的路況實在很糟糕，前兩周除了一間博物館有找到鯨豚骨骼標本及鯨魚廟的解說牌之外，可以說毫無斬獲。看著計畫的目標心情焦慮。

來到中越大城——峴港，是個海港大城，自古以來的兵家必爭之地，人口稠密，資源相當豐富。是如今越南政府傾全力開發成觀光、度假、休閒的大城。

沿途從北到南約二十公里的海岸線全部變成新興開發區域，毫不誇張，是全部，接近市中心已是高級飯店的勢力範圍，其餘延著海岸線道路以東的靠海地區，飯店、Villa、Resort、高爾夫球場、甚至荒地上都插著某某地產公司的財產禁止進入，就是不見任何傳統村落，其開發程度令人吒舌。靠內路的一側尚有傳統村戶的零星留存，估計不久之後也將全數拆光。騎行在人跡少見的新興開發區，使我想起台灣高雄的紅毛港遷村始末(只是這邊的規模又大了好幾倍)，兩者均在發展主義邏輯的驅動下，大規模的改變該地原有地景、權力分配、生產與生活模式，原本親近海的，將從漁民變成觀光客、貨輪、郵輪。崇敬、畏懼與感恩的心不知道是否就此被物流、消費、掠奪、貪婪所取代。



峴港市



沿海地段的美國地產公司

往北約十多公里，總算見到開發區以外的傳統漁村，在 Nam O 的海灘總算找到了第一間鯨魚廟。在不遠處，又找到了另一間。接著繼續按照這種模式，在居住地停留兩三天，每天找尋南北三十公里範圍左右的漁村與廟宇；後在會安、廣義、芽莊、藩朗、藩切、頭頓等處，陸續發現許多小小大大的鯨魚廟，確認了鯨豚信仰普遍存在於越南漁民文化裡面。



各地鯨豚廟建築



鯨豚廟內供奉的鯨豚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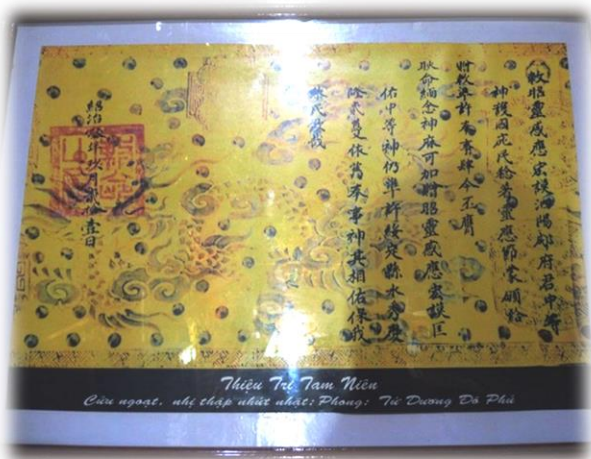
廟內人、魚共處的壁畫



圖為去年擱淺或誤捕的鯨豚埋葬處，越南漁民的習俗會將擱淺的鯨豚就地掩埋三年，而後撿骨安廟祭祀，這些過程均有隆重盛大的儀式

越南的廟宇幾乎與台灣一樣多，甚至更多，但不同的地方在於，越南的小廟平時幾乎都關著，只在每日的特定時間或者特殊日子才會開放祭祀。觀察這些陸續發現的廟宇，發現其建築、裝飾、擺設與祭祀用品均與華人的宗廟文化相當類似。

石獅、龍柱、中式建築（斗拱、瓦片屋簷）、門前三聯（使用正體中文，亦有仿中文寫法的越南國語字）、雕飾窗、彩繪圖（甚至有二十四孝）、香、燭、神龕、福祿壽等；在藩朗、藩切與頭頓三地的三間大型的鯨魚廟裡面，甚至有十九世紀越南阮氏朝代——紹治、嗣德、維新、啟定等多位皇帝的封位詔書，封各地所祭祀的大型鯨魚骨（三地的鯨豚似乎都是長鬚鯨）為「南海巨族玉麟尊神」，等於是有了皇家的「官方」認可，其祭祀的擺設就變得如同台灣的將軍廟一般，有「肅靜」、「迴避」牌、各種兵器、神位證明牌，以及官員上任的禮傘與官服等，令人大開眼界。



從這些發現，得以了解這樣的民間信仰源遠流長，甚至影響統治的上位者將其「收編」納入統治的階級系統，正式成為人民信仰的神祇。

此行到達各處的鯨魚廟雖無法用言語溝通，卻也比手畫腳得知與確認鯨豚祭祀、遺骸埋葬處等，加上樸素的鯨魚救人彩繪圖、皇帝詔書等，再再體會了從人類整體（至少是越南漁民）發自內心的，對自然界生物的尊敬與善待，反省現今的台灣社會，是實屬難得的信念。



# 流浪者，動物國

鄧紫云 台灣大學獸醫系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觀察記錄印度人與動物的相處情景

如果閉上眼睛還可以看見，屏住呼吸就可以聞到，是不是……就不是夢了？

旅行的第一個月，我試著凝視著所有擦身而過的動物，這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沒有向人詢問太多，有點不知如何開口；如果可以直接跟牠們說話就好了。用手觸碰，用眼睛接受光，用鼻吸吐；即使想盡量客觀，一切都還是主觀。

牛，狗，貓，猴子，羊，馬，驢，象，鼠，兔，像貂的生物，鷹，烏鴉，雞，豬，蜘蛛，不知名的鳥們和蟲子。牠們生在這，就和不同宗教不同階級的人一樣，總是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和活著的模樣。

即使什麼都沒有，這片土壤從來不離不棄。



瓦拉納西河對岸的狗和人們



Ayodhya 的牛

可是忽然，在那個攝氏已到三十幾度，大象還必須為旅客工作的那一天，我再也走不下去。我坐在陰影下，吃著剛買的洋芋片，看著站在大太陽底下等著接客、臉和身體都有美麗塗鴉的大象，附近沒水可喝，更別說有機會泡在水裡了。牠們的耳朵用力地扇，從嘴裡生出水來噴往身體來降溫；牠們的腳趾頭一定在流汗，即使當時的我還不知道那是大象唯一會出汗的地方。



我去了大象休息的地方，但在那兒牠們依然要工作。一隻象的主人一邊跟我說，他的象絕對是這裡最快樂的象，一邊跟另外兩個西方臉孔推銷叢林騎大象的行程。他讓我們靠近大象。我看著她，看著她的眼睛，我對她笑，用我的眼神跟她說我愛她，我愛她。我不想騎乘她，也不想幫他洗澡或餵牠吃東西，我只是看著她，輕撫她，告訴她她是多麼美麗的存在。下一秒鐘，她忽然舉起了她的鼻子，緩緩地繞過了 my 脖子我的身子，再放下。那就像是，擁抱。



回程的路上，我歇斯底里接近瘋狂地騎著我的腳踏車。

我恨我們這些旅客，恨極了西方人從航海時代就開始用盡各種方法去改變所有不屬於他們的世界；他們只知道征服，只知道奴役，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到現在的旅遊業。我恨因為遊客所以動物也必須下海，我恨因為人的慾望而死了無以計數的動物。旅客說印度商人貪婪，不殺價的是笨蛋，但這些貪不都是我們貪妄地想把這些不屬於自己的景像擁有過，才會來到這片土地，才會轉移到這些人身上的嗎？

忽然，無法再前進了。

我夢到跟雲門的芯羽說我想回家，寄信給林老師問為什麼要創辦這個計畫鼓勵大家旅行。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想回家。我不想身為旅行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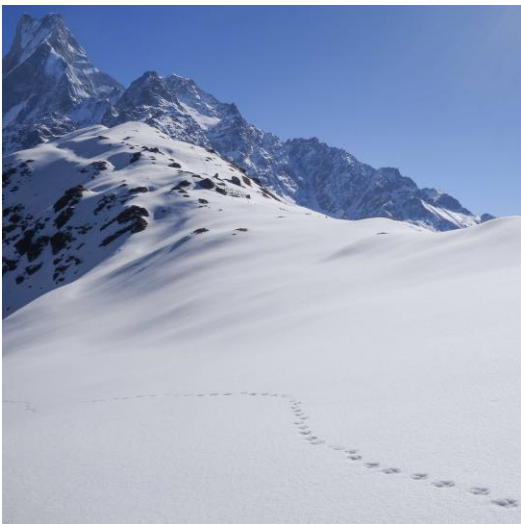
然後我遇到了 V，一個和我同天生日的波蘭人。

一個禮拜之後，他騎摩托車來我的印度家裡接我；那是在 Ayodhya，一個猴子跟人一樣多的城市。我住在一個廟裡很久，跟我的印度家人一起。每天早上洗完澡，我就和他們一起坐在二樓的迴廊，喝著暖茶，讓陽光烘乾我的煩惱。而平靜又漸漸回到了我身上。時常猴子會走圍牆經過（即使外牆只有窄窄的突出，對牠們一點也不是問題），看到我們身邊有食物就停下來，發出「我是可愛的猴子我好餓」的叫聲；但如果盯著牠看，牠就會生氣，露齒做出「妳老幾看屁阿」的表情。真是裝模作樣又霸道的動物（笑）。

離開 Ayodhya 後，我和 V 去爬了喜瑪拉雅山。

從基地營再往上走的前個晚上，我幾乎沒睡。因為即使鋪了隔冷墊，背仍像是赤裸裸地覆在冰上。我發抖，頭痛，從沒如此痛過。我拒絕了 V 繼續往上爬的邀請，直到等著他有些無聊了，才決定要往上。

「走到不想走就好了」，我對自己說。



所以就這樣走著，再走著；腦子裡想著再走一點，離山更近一些，也許風景就更美了。說來是難相信了些，但那是真的，第一次，我知道大自然在和我對話。她招喚我，讓我前進，給我勇敢，讓我能夠更接近她，看清楚她。

讓我愛她。

在終於踏上較平緩的雪地上，好像走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懷疑我不在地球上，也許在水星，也許是小王子拜訪過的某個星球；也許，在愛麗絲的夢裡。

我心裡激動，久久不能自己。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壯大且完美的存在？是誰創造了她還是她圓滿了她自己？這座山是多少水的源頭，是多少人和生命的母親，為什麼她願意存在，願意奉獻自我餵養萬物眾生？而野生雪豹和大鳥的腳印就在眼前，不知名的小型鳥無忌憚地飛翔，就在這我舉步和呼吸都艱難、四千一百公尺的高山上，牠們自在而美麗地活著。

回到台灣，回到這個屬於「人」的國度裡，竟然無法適應了。  
只願遠方的牠們，一切都好。

更多訊息歡迎加入『手中的，世界的模樣』FB

<https://www.facebook.com/dodotravelingheart>

##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 2015 年捐款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止)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裕

黃淑茹

以及 一位無名氏

### 2014 年捐款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非常木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炳忠 卓婉芳

張詠捷 曹復維

鄭宗龍 謝旺霖

黃 裕 黃淑茹

李百文 蔡亦文

吳欣澤 蔡慧媛

王昭驊 劉宛宜

Antonio Huang

陳君盈

以及 一位無名氏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 (請於空白處註明流浪者計畫)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